

劉厚生著

張謇傳記

龍門聯合書局

劉厚生著

張謇傳記

龍門聯合書局

張謇傳記

編著者 劉厚生

出版者 龍門聯合書局
上海淮海中路一八一三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二九號

印刷者 科學出版社上海印刷廠

總經售 新華書店

1958年4月第一版 字數：219,000
1958年4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滬)0001-3,749 印張：10 1/2 插頁：1

定價：(9)1.50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雖名為張謇傳記，實際上對於張謇本人的敘述，不過佔全部字數十之二三。而關於張謇時代之國際形勢，政治背景，社會經濟情況以及與張謇同時之政治舞台人物，無不敘述盡詳，却佔了全部十之七八。這是因為在張謇生命七十三年中，正是我國局面劇烈轉變的時代，而此轉變，又莫不與張謇有直接間接或大或小的關係，所以本書係以張謇為綫索，而貫串了許多近代重要的歷史資料，可供近代史研究參考之用。



張 謇

張謇傳記

敘言

我於一九四二年寓居天津時，發願將已故親友之言行及其本人與當時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有關之史料，分別寫出以備遺忘，名曰懷舊錄。但因往來僕僕於津滬兩地，無法實行，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時，津寓早已取消，遂決定於是年之十二月開始搜集材料，一九五〇年三月開始動筆。

我心中預定可作傳記之人物，不下十餘人。因此在動筆之前不免躊躇，第一篇傳記，應該屬於何人？此問題很難解答。最近始決定，第一篇傳記應該屬於張謇，其理由如下：

我年來精力日衰，時不我待。我常常捫心自問：我還能把十餘人的傳記完全脫稿麼？我自己知道萬萬不能。但假如能把張謇的傳記首先完成，至少可以說，我已償還一半的志願。這是什麼緣故呢？

我替親友作傳記的動機，並不是以前中國文人的思想，要把我所記錄的姓名替他揄揚流傳千古。老實說，我的文章不足動人，我的著作未必流傳。我做傳記的目的，並不以傳記中的主人翁為對象；而是以主人翁所經歷的事蹟與歷史有重要關係，為歷史中寶貴之資料。此項史料，在公私著作中不易獲得者。我希望此史料留下記錄，不隨我之生命長埋地下，於願足矣！

因以上的理由，我感覺張謇一生所經歷時間較長，事實最多，尤其在我國歷史上轉變最大而又最早的時代。假如張謇的傳記在短時期內我能順利完成，的確我的志願至少可以說完成一半了。

其次作傳記的體例，我在三十年前已經有一種主張：吾國舊史，一爲列傳式，如史記、漢書及所謂二十四史是也；一爲編年式，如朱子綱目、資治通鑑是也。以上兩種體例，都有很大的缺點，讀史之人，非將全史綜合研究不能瞭解某一項歷史整個的事實。惟通鑑紀事本末一書，以事爲經，以人爲緯，後之讀者，得以明瞭某一項事實係某某等名角所合演；反過來說，亦得明瞭某甲某乙是某項歷史事實中之扮演者。所以我認爲中國歷史體例最合理的，一爲通鑑紀事本末，一爲通典、通攷之類。但通典、通攷不在我現在討論範圍之內。

我曾與梁任公泛論歷史體例，意見極合。任公對我說：歐洲式之名人傳記，皆將其本人與其時代之背景，羅列無遺，此足與紀事本末並行不背，應定爲歷史的正宗。吾國斷代爲書之『二十四史』都非重加整理不可。

我現在所寫之懷舊錄，大概取法於歐人之傳記式而又有例外。所謂例外者，我於某一人之傳記中，非特詳述其本人行爲，並且記載其所告我之史料。此史料與其本人之行爲，或者絕無關係。若云史例，可云不合，但我做懷舊錄的本心，原注重史料之保存。假使後之讀者，以不合體裁而加以非議，我亦甘心承認，不作辯護。

現在我該提到張謇了。張謇出生於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即洪秀全攻佔南京的那年，再回

溯十五年前即鴉片戰爭開始之年也；張謇歿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即國民黨佔領上海、南京之前一年，再向後推算十一年，即我國抗日戰爭之年也。

張謇一生的七十三年，是我中國處在轉變極大的時代。直到張謇逝世時爲止，轉變的巨輪尚在不斷前進。張謇在短短的某一時期中，曾扮演一名相當重要的角兒。所以我做傳記的人，不能不把張謇出生以前及出生以後之時代背景，簡單的敘述一番。

清朝統治中國，自康熙年間削平吳三桂之後，勢力日益鞏固。康熙爲清帝中傑出之人材，他除向俄羅斯屈服訂立尼布楚條約之外，對於其他與中國毘連之各民族，如內外蒙，尤其在新疆、回部、青海、西藏一帶，都在他的手中先後征服。擴張版圖遠較明代爲廣大，康熙之所以能成大業，決非偶然。

滿洲人是游牧民族，其本身之文化很低，康熙自己是很知道的。所以他親政以後，就致力研究漢文。他雖不精通漢文，但對於漢文的書籍，可以誦讀，漢文的奏章，可以披覽。他引用的漢人大臣之中，有明末遺老顧炎武之門徒。顧炎武在遺老中，的確是個透澈明瞭中國社會及經濟的人。他的著作，對於批評明末政治之腐敗，多中窺要。康熙對於改革明末許多弊政，實際上頗受顧炎武之影響，這就是證明他能接受「關內」文化之效果。

康熙除吸收「關內」一部份文化外，並能吸收羅馬文化。他與那時候的天主教徒往來頻繁。他的算學程度相當之高。爲了改革曆法問題，中國的算學名家與歐洲人在華的天主教徒互相攻擊。

但康熙斷然決定採用天主教徒的意見。這就可以表示他能以科學的常識措理政治，也是歷朝從未經見之事。所以康熙政治之成績，亦爲漢唐以後所未有的。

康熙雖然吸收「關內」文化，但不迷信儒教。他的尊崇孔子，尊崇儒術，不過利用三綱五常那一套的學說，以控制漢人的思想。更利用八股詩賦，開科取士，以麻醉一般號稱士子的神經。他同時也利用佛教，尊崇喇嘛活佛，以麻醉蒙古、青海、吐蕃之各民族。

康熙雖然尊崇儒、佛兩教，但並不排斥天主教與伊斯蘭教。他對於傳教之天主教徒，絕對任其自由。由於他與天主教徒接近之故，得以明瞭世界的情形，知道中國以外還有許多歐洲的國家。並且略略知道歐洲各國，各有其特別文化之存在。他那時候，大概不至於自命中國爲惟一的『天朝』吧！

可是他後來的子孫，太不爭氣了。他的兒子雍正，他的孫子乾隆，雖然他們父子二人，對於控制漢人，控制蒙古及其他各民族的方法都能瞭解，並且在他二人的手中，都能繼承遺志，擴張邊境，但對於吸收羅馬文化的思想就完全沒有了。他們聽了漢人頑固派的議論，目天主教徒爲異端，禁止其傳教，這就鑄成極大的錯誤。

請讀我這傳記的人，切莫誤會我是一個基督教徒。我對於任何宗教都不信仰，我根本不信人死之後還有靈魂。我批評禁止傳教的錯誤，就是說，這是使中國對於歐洲情形全不瞭解的最大的毒素。他信了一批漢人的話。這一批漢人大多都是科第出身，他們在學習八股的時候，腦海中早

已充滿了宋儒道學先生『三綱五常』的那一套濫調。他們見基督教徒不祭祖宗，就說他不孝父母；見基督教徒，不肯向活人跪拜，當然亦不願向皇帝跪拜，就說他是目無君上。你想吧，雍正、乾隆兩帝，都是受慣臣下諂媚恭維，龐然自大的人，不知不覺就有不准傳教的禁令了。

在雍正、乾隆兩代時，中國正在強盛，而歐洲的政治亦在轉變時期。所以那種蔽聰塞明的禁令，暫時沒有受到影響。在乾隆中葉我國國勢最盛的時代，恰值法國皇帝路易十六專制最高的時代。我們知道路易十六曾派專使航海來聘，他那使臣帶來許多新奇技巧禮物，送給乾隆，乾隆看了快活得很，就免其跪拜。那時候的大臣，就硬說法蘭西是向風慕義，派人進貢來的。

當然，在乾隆時代所受的毒素，是不會即時發作的。可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直到庚子義和團的事件，『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都是從前所受毒素，經過初期、二期、三期的集累，終致爆發起來，鬧到不可救藥。

我可以說，這種毒素都是八股出身的士子所製造出來的。當初清朝的皇帝，原是利用八股科第來麻醉中國的讀書人。後來的結果，他的子子孫孫，做皇帝的，他的八旗奴才，做大小官吏的，都受到這種麻醉了。

歐洲自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之後，各國的政治亦在改革傾向民主方面進行，各國的內亂不再發生。因科學的進步，採鑛冶金之改良，蒸氣輪船之發明，工業生產之突飛猛進，需要銷貨市場愈急。以中國土地之廣，人口之衆，早為英國理想中之第二印度。但中國是一個完全統一的國

家，決非印度可比，姑讓東印度公司爲先鋒，該公司見鴉片利厚，遂不斷運送。假使中國政府早已明瞭英國國情，儘可將禁止鴉片與開關商埠分爲兩個問題從事協商，但因盲於歐洲情形之故，一味拒絕。

清朝的道光是一個拘守成法，膽子極小的人。他在青年讀書的時候，受到上書房翰林師傅的麻醉大概是很深的。他對於中國文學有相當研究，漢文比較通暢；他重視科第出身的人才，更有莘莘求治的誠意，但知識與魄力都嫌不够，加以自乾隆中葉以後，貪污成風，上下相蒙，吏治軍事日趨窳敗，無法加以振作。對於嚴禁鴉片的問題，最初聽了林則徐及其他漢人官吏的建議，以強硬態度對付英國商人。因禁止鴉片之故，並禁止通商，結果遂至於戰爭。道光及一般官吏，根本沒有想到歐洲的鐵甲兵輪槍礮那樣厲害。等到軍隊接觸失敗之後，道光覺得上了漢人官吏的當，以爲漢人都要不得，遂繼續派了許多滿洲大臣向英國求和。於是他以前裝腔作勢的假面具不惜自己扯下來，斷送香港不算外，還訂立許多喪失國權的條約，他也滿不在乎。可是國內的問題，從此就不斷的發生了。

內亂與外患連帶發生，這是歷史的慣例，明朝末年就是榜樣。清朝在乾隆四十年以後，因乾隆荒淫無度、任用匪人、政治腐化、民生困苦，各處秘密結社反對政府官吏的事件，早已不斷發生。嘉慶、道光雖然沒有昏暴的行爲，但都是庸材。他所信用的官吏，都是嬌生慣養的滿洲世僕，貪污而又無能。大規模的暴動，早在醞釀之中。鴉片戰爭以後，緊緊跟在後面的，就是洪楊

革命，這決不是偶然的。洪、楊都是廣東人，他們眼見廣東軍隊的不堪一擊，官吏之畏葸關冗，認爲推翻清朝的機會已到，加以道光末年之水災遍於全國，人民不能生活。一人攘臂，羣起響應，不到幾年，發展至長江下游。而黃河流域，亦有捻軍響應。等到七十歲的道光「龍馭上賓」之後，人民反抗的洪流就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假定道光再活十年，我想清朝一定會滅亡的。道光死了，咸豐即位。有人說，咸豐是康熙以後，惟一英明之主；亦有人說，咸豐不過是頭腦比較清晰，並無雄材大略。但是，他在繼承皇位以後，漸漸把父親所信任尸居餘氣的滿洲大官僚逐漸淘汰，起用許多有知識、能擔當、年富力強的漢人。原來他父親的用人，第一須講資格，滿朝都是白鬚老翁，而咸豐一反所爲。他有治亂世用重典的決心，他不拘守成法，不專講資格，他開始信用漢人官吏。此種行動，並非偶然，因爲他在滿洲人中，識拔一個足智多謀的肅順，是他惟一的智囊。咸豐之信任肅順，何以能如此專一，肅順的學問才具如何，何以能得咸豐之信任，已因那拉氏專政四十餘年之久，而湮沒不彰了。但肅順門下之客，皆一時知名之士，所謂「肅門七子」是也。「肅門七子」多數是湖南人，而傳說不一。據我所聞，五個是湖南人，兩個是別省人。湖南人有郭嵩燾、龍湛霖、王闈運、鄧輔綸在內；非湖南人，則有尹耕雲、高心夔，其餘一人姓名則忘之矣。

如所週知，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完全是湘軍之力。咸豐之信任湘軍，識拔湘人，對於羅澤南、江忠源、李續賓、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等之不次遷擢推心置腹，爲從來清代皇帝親信漢

人所未有，是爲平定洪、楊之重要因素。若非肅順居樞要之地，始終支持湘人，恐咸豐未必收此全功。咸豐以信任肅順之故，以信任湘人。肅順以推薦湘人之故，獲得極大效果，愈以堅咸豐對肅順之信任。然而平定洪、楊之功，尙未全部收效。而咸豐以英、法聯軍之壓迫，避居熱河一隅不視，使西后那拉氏得以勾結恭王推翻朝局，兩宮垂簾之局定，清朝二百餘年之基礎即由此動搖矣。

恭王何以能與西后勾結推翻咸豐遺詔，亦有外交關係之存在。查英國軍隊自攻佔北京火燒圓明園之後，恭王受命以全權與英議和。和約定了之後，咸豐畏懼英人屢次延期不敢回京。蓋鑒於趙宋徽、欽二帝被擄之歷史，而不知英國決非金人之比。可見咸豐對外情形之隔闕與道光一般無二，此正是禁止傳教之毒素所造成。惟恭王以屢次與英人交涉之故對於外情，比較明晰。所以咸豐逝世之後，恭王到熱河叩奠梓宮，力主兩宮及同治先行回鑾。及至他們一到北京，則已在恭王勢力控制之下。一面發表表請兩宮垂簾；一面將肅順等顧命大臣八人全部逮捕，一網打盡。予友孟森遺著中，有高廷祜首請垂簾事攷一篇，尙未出版。今將其原稿及我之跋語，即附在此敘言之後。

以上所敘各節，於張謇本身並無直接關係，但同、光兩朝之內政外交，尤其是甲申以後，政潮之起伏，外交之翻復，國勢之岌危，均爲西后那拉氏一手所造成。假使沒有垂簾之事發生，則歷史之演變，或呈另一局面。張謇既在此時代中曾有一度充當演員，當然受此環境之支配。

自從同治初年，直到現在，轉變的巨輪，鱗鱗向前，日夜不已。我希望後來研究歷史之人，須就當時環境，加以公平的批評。勿以現在之思想，現在之眼光，將以前社會有名之人物一筆抹煞也。

江蘇武進 劉厚生

附 錄 一

王闔運祺祥紀事之原文

恭忠王母，文宗慈母也。全太后以託康慈貴妃，貴妃舍其子而乳文宗，故與王如親昆弟。即位之日，即命王入軍機，恩禮有加，而冊貴妃爲太貴妃，王心慊焉，頻以宜尊號太后爲言，上默不應。會太妃疾，王日省視，帝亦省視。一日，太妃寢未覺，上問安至，宮監將告，上搖手令勿驚妃。妃見牀前影，以爲恭王，即問曰：『汝何尙在此？我所有盡與汝矣。他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帝知其誤，即呼『額娘。』太妃覺焉，回面一視仍向內臥不言。自此始有猜，而王不知也。又一日，上問安，入遇恭王自內出，上問病如何？王跪泣言：已篤，意待封號以瞑。上但曰『哦哦』。王至軍機遂傳旨令具冊禮。所可以禮請，上不肯卻奏，依而上尊號，遂愠王。令出軍機，入上書房，而滅殺太后喪儀，皆稱遺詔減損之。自此遠王，同諸王矣。庚申之難，令王留守。至熱河，帝疾。獨軍機諸臣在，王及醇王皆不侍。七月初，王具奏請省侍，帝疾篤，已不能起坐，強起倚枕，手王奏曰：『相見徒增傷感，不必來覲。』其猜防如此。故肅順擬遺詔，亦緣上意，不召王與顧命也。肅順本鄭王房，以功，世爲親王，與襲鄭王異母。以才敏得主知，自輔國

將軍爲戶部尙書，入軍機專斷不讓。怡王即世宗弟，亦寵世王，襲王載垣，與襲鄭端華，皆倚肅順爲用，初詔謁陵出都，實避夷兵，而諱其行。行日之朝，猶有詔言，君死社稷，獨肅先具行裝，備路齎，自都啓行，供張無辦，后妃不得食，惟以豆乳充飢，而肅順有食担，供御酒肉。后御食有膳房，外臣不敢私進。孝貞、孝欽兩后，不知其由，以此切齒於肅順。及至熱河循例進膳，孝貞又言：流離羈旅，何用看席，請蠲之。文宗曰：『汝言是也。當以告肅六。』明日詔問云云，肅順知上旨，則對以費無幾，若驟減膳，反令驚疑。上心喜所對，即對后曰：『肅六云不可。』后益惡肅順矣。已而大行，遺詔八臣受顧命，如故事。孝貞詔顧命以防壅遏爲詞，曰進疏章，仍由內發，軍機擬旨，上后覽發，以小印爲記。小印曰同道堂，不知何時人刻，漢玉爲之。漢玉者，含玉也。殉葬玉皆假名漢玉。文宗初晏朝，后至御寢問侍寢何人，升坐責數之。上既視朝，心念后未還，恐有變，即還寢，則宮妃森然侍立，知后升坐，即戒知無報知皇后。潛步入，則后方上坐，侍妃跪前，后見上至下迎，帝即坐后坐，跪者猶未敢起。后立帝旁，帝陽指跪者問后：『此何人也？』后跪奏：『自祖宗以來，寢興有定法，今帝以醉，過辰不出朝，外間不知，皆以奴無教；故責問彼，何以多勸上酒。』帝言：『此自我過，彼何能勸我，且宜恕之。』后奉詔因曰：『此主子宥汝，此後無論何處醉，惟汝是問。』帝慚，即索所佩，惟一玉印，解賜后以謝，同道章始此。今乃以爲信，而或說不知，安有傳僞云。旣而御史高延祜上請垂簾，本后意也，以示顧命臣。肅順言：『按祖制當立斬。』孝貞心炸焉。奏下獨留高摺不發，於是軍機三日不視

事。孝貞問則對以前摺未盡下，於是孝貞涕泣，自檢奏與之。擬高謫爲披甲奴。越日大臨，后見醇王福晉而泣。醇王福晉，孝欽妹也，孝貞亦妹之，故相親善。訴其事曰：『我家獨無人在乎？』福晉言：『七爺在此。』孝貞喜曰：『可令明晨入見。』及明，醇王入直廬前，肅順訪問何事？對以召見。肅順哂曰：『焉有此？』斥令退。王退立外堦，俄宮監來窺直房，旋去，而軍機至晏，竟不叫起。叫起者，召見分班，一見爲一起。軍機則皆同入爲頭起，此日不召頭起，先召醇王。宮監未窺者三，終不見醇至，三至，乃自語曰：『七爺何不來？』王在外聞之，即應曰：『待久矣。』來監亦曰：『待久矣』，遂引王入。肅順在內坐，不能阻。王既對，孝貞訴如前。醇王言，此非恭王不辦。后即令往召恭王。醇王受命，馳還京，三日，與恭王至。軍機前輩也，至則遞牌入謁梓宮，因見后，后訴如前，恭王對：『非還京不可。』后曰：『奈外國何？』王奏：『外國無異議，如有難，惟奴才是問。』后即令王傳旨回鑾，令肅順護梓宮繼發，既至京，即發詔，罪狀顧命八人，俱拏問。怡、鄭二王，猶在直房，恭王出詔示之，皆相顧無語。恭王問遵旨否？載垣言，安有不遵。王即拱之出，則已備車，送至宗人府。於是遣醇王迎提肅順，即廬殿旁，執詣刑部。肅順罵曰：『坐被人算計，乃以累我。』臨刑，罵不絕口。卒以攔阻垂簾，斬於市。而賜二王死。一時無識者，謂之三凶。即詔旨亦不知垂簾之當斬也。先是改元祺祥，至是改同治，設三御坐，召見聽政如常儀。名治肅黨，以常酒食往來者當之。而恭王任事，委權督撫，朝政號爲清明，頗采外論，擢用賢才，能特達者，不爲遙制。然宮禁禁索，親王密邇，時有交接，